



江份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九

41-12  
2801  
48-23





門目仁  
號 2801  
卷 18-23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與其言行交際與夫出處之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

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蓋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嘗言。○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入求之則害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有以

說統曰：利字畧讀斷，謂夫子罕言利，命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仁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一則恐其淪於卑污，一則恐其驚於高遠。○說約曰：按語類所載尚繁，大都是言三者不言之固，不可常言之又不可。故罕言之題，竅似只在此也。○份按語類云：易所言利字，請當做底，若放於利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

論語大全

卷之九

子罕

一  
適喜齋





做一般又云利用出入之利  
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元  
亨利貞之利計較者即便害  
義此二說非相戾也蓋此二  
字雖是兩般然所謂當做底  
利一有尋討計較之心乃是  
正誼而謀其利明道而計其  
功即此便害乎義而與放於  
利之利同歸於一矣存疑專  
主放於利之利說似偏而不  
備愚謂此當以放於利之利  
作主而以元亨利貞利用出  
入之利作推進一步說斯對  
酌盡善矣○命字集註以理  
言語類多就氣言其中二條  
則兼理氣言之今備載三說  
惟人所用然愚謂兼說更似  
完備也

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  
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  
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  
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躓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  
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  
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  
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  
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  
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者即害  
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勿軒  
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  
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  
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  
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  
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雜採難辨是其理為甚微仁  
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  
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  
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修道之大則人有所難

言言一之  
讀本

盡德未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  
而不謹此夫子所以罕言○雙峰饒氏曰夫子有常  
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  
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  
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  
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  
此也既慮學者沒溺於利欲之卑汙又慮學者躓等  
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遠矣通旨朱氏公遷  
曰命以理言通貫天人而言也中庸正言理而氣在  
其中語則汎舉其槩也附精義程子曰不獨財利之  
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  
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  
皆本於利故便不是○或問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曰  
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  
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修己  
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  
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  
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躓等而反害於仁

論語大全  
卷之九  
子罕  
二



矣。○語錄這利字是箇監界塵糟的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著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著，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著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著脚，指頭便是仁。少間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為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營，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為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非為不後其君。

呂晚村曰陸稼書云此章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譽，與蕩蕩民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說得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為美，無所成名為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譽字不谷矣。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

而行義。○問子罕言仁，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又曰命只是窮通之命。○尹氏命字之說誤，此只是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

黨人乃項橐。○雙峰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爲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德備耳。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末與圈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為誨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作者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平聲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雙峰饒氏曰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大孔子

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人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托之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却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按稼書所說五病吾無以加之但愚見第一病可不泥看第二節註云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則惜其不以一藝成名固無礙其為譽也但不是惜夫子之不能

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厚齋馮氏曰執御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稽羿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下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歟○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朱子文集李時可問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為夫子真執御至於末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為夫子之說辭某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為順答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邪當故為自屈之辭以顯其所稱之失邪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



成名耳  
份按黨人之稱夫子博學。固是稱其大。無成名。亦是稱其大。故謂夫子不敢居博而自居於執是承之以謙也。謂夫子不敢當無所成名之為大。而欲以執藝成名。是亦承之以謙也。各主一說可也。兼用二說亦可也。檢文集中得二條。皆是不敢當無所成名之意。其一是答李時可書。其一則此條所謂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云是也。此條則音將執御矣。將字原文作當字。更與答李書語意相合。吾當執御矣之下。更有何不以是見名乎句。得此更醒。

呂晚村曰。博學非聖人所難。無所成名。正聖人不可及處。然以博學譽孔子。則孔子不

○存疑。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藝成名。是承之以謙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莊持。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龍主。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

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朱子曰。八十縷為升。古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註。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峰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

敢居以無所成名。惜孔子則孔子不敢不自審。註中承之以謙承字。最當體認。凡作解嘲語。及泛為謙辭者。皆非也。

李九我曰。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洗。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他。也從不得。此儉字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非奢儉之儉。○困勉錄曰。許氏云。冕有五。衰。警。緇。希。玄。天子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然註泛以麻冕為緇布冠者。恐人誤以麻冕為凶服。故以是釋之。其實緇布冠不止是麻冕也。份按儀禮云。賓降。西階下。輔

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通考。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慶源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酌。解與以酌賓。一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雙峰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於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為誚想。是此類。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上聲。世。事。之。無。害。聲。



氏因工有酬賈賈存遂將此  
實學誤脫去當添入  
四書釋地又續曰拜而受之  
如卒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  
而送之則兩揖至拜下之拜  
乃再拜稽首也古者臣與君  
行禮再拜稽首於堂下君辭  
之然後升堂復再拜稽首故  
曰升成拜見燕禮大射儀聘  
禮公食大夫禮觀禮及禮記  
燕義傳九年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  
後命天子賜孔以伯舅蓋  
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  
天威不遠顔咫尺敢不下拜  
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於  
堂下也登升成拜也受胙  
也即其事也因思此距襄一  
十二年孔子生僅一百有一  
年而以桓公之強重以天子

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范氏曰：眾人之所為，君子酌焉，或從或違，唯其是而已。以眾為公議而舉從之，非也。以眾為流俗而舉違之，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雖舉世而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慶源輔氏曰：君子之於世俗，或從或違，無適無莫。一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不得以為異也。○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雙峰饒氏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新安陳氏曰：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為例而推其餘也。通考吳氏程曰：此一章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程子曰：意，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是發動處。

之寵命，猶且不敢越焉。何一  
變而徑自拜乎？上冠履倒置，  
江河日下，可不為之寒心哉？  
又曰：賈公彥燕禮疏曰：臣拜  
君，凡有三等。初受獻，拜於堂  
下。君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  
此禮之正也。酬酒時，雖下堂，  
實未即拜。君辭，即升再拜稽  
首。其禮殺也。至無算爵，受公  
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  
首。不復下堂。禮又殺也。孔子  
時，臣行禮皆禮之最殺者。故  
曰：奉大抵禮以漸而失，遂  
忘其所由來矣。故聖人謹於  
初。又曰：臣拜君，又有二等。公  
命徹，君皆降西階下。北面東  
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  
答再拜。康成註小臣辭，不升  
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言  
賓賓稱臣也。公彥疏：臣之禮

意發而當，即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  
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  
於己。大學以誠意為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  
謂意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  
獨以意言，即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  
為終始。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為一，起於意，遂於必，遂  
將成而勢不容已。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  
我常在事後。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為之先，故曰事  
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華陽范氏  
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  
不能忘已，故有我。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  
問意如何？毋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  
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問意必固我



當下拜為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算。已醉而不倦。行臣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棄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康成註。升不拜者。自己以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為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以為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此又一等也。余嘗欲補註疏者。以此昔歸熙甫言。人患宋史多。某正患其少耳。錢牧齋極賞為通人之言。余於註疏亦云爾。

困勉錄曰。當與無適莫章參看。適莫內各有意。必固我。適

亦有意。必固我。莫亦有意。必固我。又須知每意四句外。尚有義之與比。一句意思。又曰。此正於作事上。想見聖心之虛。但亦須想到聖人無事時。心體。註事前不是無事時。又曰。須知意必固都有我字在內。但至意必固之後。則我字已成就。滿腔都是我。又曰。我字變態極多。或欲其有利於我。或恐其有害於我。或欲表已所長。或恐形已所短。總是從我起見。續困勉錄曰。此章即就上章看。便見他人無論從眾不從眾。皆是意必固我。聖人無論從眾不從眾。俱非意必固我。又曰。孟子一時字。包得此章意。又曰。絕字內有江漢濯秋陽暴氣象。

言言之一。日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閒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為好事。此是。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在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

有此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子絕四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我是有已。有已即是私意。但就私意上分得細。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子則便有些未盡。所以未達一閒。語錄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是一套去。○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固。執道我做。得是。○問我是有入己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己自是。已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在己。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

論語大全 卷之九 子罕 七



份按語類固便到有我之私處下云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二語甚精何故刪去  
困勉錄曰勿軒熊氏謂此是誠意章事謬此是屬正不屬誠是兼心意說不是專說意余初誤收

言言乃三  
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也○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在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書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蒙引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賢人之勉然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之自然也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問橫渠說畧有疑朱子曰人

四書釋地曰禮記檀弓疏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冠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冠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圖欲殺之與漢包咸註同足解孔子世家顏冠為僕以策指匡曰昔我入此由彼彼也一段不明處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

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疵也○雲峰胡氏曰心兮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楊氏曰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如字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怵迫懼死故本孟子子有戒心訓之

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

人圍之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冠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冠御匡

人識冠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困勉錄曰。天子自任兼窮達。說爲是。大全饒氏最得。蒙引存疑。俱主興東周說。不是。存疑謂文是禮樂制度。乃達而在上者之所爲。用世之事也。若但謂之道。則窮而在下亦說得。然註雖以禮樂制度解文。自當活看。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當依馬註。作自信語。口氣與上將喪斯文也。句自別。麟士謂二句是商量。平對之詞。不可從。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

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於文。而後乃可見爾。不曰道而曰文。亦謙

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

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程子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朱子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著天在。○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爲已任也。已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卽斯文之所在也。○雙峰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雲峰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卽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通考仁山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

論語大全 卷之九 子罕



四書釋地續曰。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按孔子嘗曰。長居宋。應是年十九。娶於宋之開官氏之女。時後去曹適宋。遭桓司馬之厄。微服而去。安得有六卿之長。向子貢以問事。故鄭康成註以為是吳大宰。蓋哀七年夏。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

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於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昭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附語錄問斯文。字卽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將行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考。○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嚭。宋有太宰華督。弑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爲太宰。平公卽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八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

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大宰卽吳嚭也。吳與魯會。繪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大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大宰。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

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辭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拘定在這裏。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聖無不通。

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附語錄問。夫子多材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

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蓋見大宰。大宰嚭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鄭故以大宰屬吳。余謂是固然矣。獨忘却檀弓吳大夫侵陳。陳大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辯肅慎氏之弩。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爲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大宰以爲問。屬吳似尤不若陳。縱多能。不指上數事。集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可知也。

翼註曰。將字輕看。畧去亦可。又曰。縱字要認。蓋不祖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



呂晚村曰。聖自聖。多能自多能。兩件不相膠粘處。子貢已看得極分曉。但謂聖不在多能。凡知道尚德者。皆能言之。於此更下一轉語。謂惟聖之至。所以反多能。此理非子貢不能闡發。又曰。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卽此是聖。子貢但將聖字另提起說。却不曾說很多能。入便將多能放倒。須失却子貢語妙。○份按。呂晚村云。周孔之藝能。皆足經緯天地。利用萬物。實非頭等聖人。不能夫此章多能。只當淺看。晚村何以說得如此其重。蓋朱子謂聖人本領大。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則凡夫子所謂鄙事云者。自夫子爲之。而自足以經緯天地。利用萬物也。

摘訓曰。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與上條聖無不通相應。則吾少也。賤是爲子貢將聖而解。非爲太宰聖者與而解也。存疑以太宰知我乎作一層。以辭子貢之聖。以少賤鄙事作一層。以辭太宰之聖。與註背了。似當云。賜也說得過了。不知我。太宰說的是。其知我乎。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原非由於天縱。可見是太宰知我。然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亦安得。以我之多能。而遠謂之聖乎。前三句是反子貢意。後二句又是反太宰意。○呂晚村曰。不得辭多能。并不敢當多能之譽。故又加鄙事二字。又推之少賤。以見多能之不足云。皆極謙之詞。○份按。太宰所謂多能如識。

出來自別。○蒙引。太宰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才正指鈞弋獵較之類。其說最淺。殊不知多能乃才中之末事耳。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聖無不通。多能在無不通中最小事。○或以才字貼多能。不能當不得才字。存於心者爲德。見於用者爲才。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經綸大猷。無不是才。多能特其餘事耳。故曰。聖無不通。非指德爲聖也。非專指德爲無不通也。○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朱子曰。鄙事如鈞弋獵較之類。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幸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朱子嘗問學者曰。太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

爲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爲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太宰以多能爲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害其爲君子。然爲君子不在乎多能。○慶源輔氏曰。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徇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蒙引。露出君子字。回避聖字也。○太宰以多能爲聖。是以多能爲出於天。非人所可學。子貢之意亦然。及夫子言吾少也。賤故多能。則以爲由學而通。非天之所生矣。乃推聖字不居。謙也。



防風氏之骨。辨肅慎氏之矢。之類。其實亦是多聞多見中。一端。但此只是彼之緒餘耳。蓋多聞多見。即好古敏求之事。即博學於文之事。即興詩立禮成樂之事。聖人以此自為。以此教人。自是要緊工夫。至如此章所謂多能。亦未嘗在多聞多見之外。然却是其中沒要緊底一端。學者若從此著力。則有玩物喪志之患。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李毅侯困勉錄。皆謂此章多字。非即多聞多見之多。殊有深意。倘漫不加察。遂因此并抹倒。多聞多見。要緊工夫。勢必如陽明之教。以多為聖門大忌。豈聖人之意乎。

見事也。所謂小小技量。則此章多字是也。可見不可竟以此章多字。看作多聞多見之多。然此章多字。雖夫子自謙為鄙事。自聖人為之。皆成妙道。精義。此不可以尋常小小技量論也。蓋夫子所以賢於堯舜處。雖不在此。然人無緣及得聖人處。即此亦自可見。

呂晚村曰。此節向為禪宗誣據。如以無知為有。知妙用。空為無。知靈境。皆謬解也。此無知只是謙辭。空空就鄙夫說。又曰。萬曆間講無知竟入。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

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

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

相近。故併記之。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入只見小小技

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

太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未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諫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

皆謙辭耳。通考。吳氏程曰。不試為句。子牢合作琴牢。或子開子張。吳氏蓋承古註之誤。附語錄問。此亦是

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

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會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曾講得。○蒙引不必說是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云云。只是門人記。夫子此言又。以子牢之言實之。此或是正意。吳氏註亦圈外也。○此章凡四人之言。惟子貢之言為的。夫子之言前段是謙。已後段是誨。人大宰固不足以知夫子。琴牢所知。亦未為深。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論語大全 卷之九 子罕

七



禪障謂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鄙夫之空空正是本來面目其為道害不辨易明又曰以知為事理障無知方是虛空粉碎本來無物鄙夫之空空正是機鋒相執覓心不得已安心竟兩端之竭即四路把截前後際斷以此解書不祖援正入邪於理不通即夫子自贊其淨明圓妙亦於文義不通矣○份按朱子云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聖人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說向他是以已無知識與誨人不倦並重也蒙引云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辭之曰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是有鄙夫來問於我在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朱子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是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談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已無所知然教人而竭

他雖是空空如也却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罄吾所知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如此而已矣有何所知而或者遂以為無所不知耳此聖人謙已之意然能叩兩端而竭焉於此亦可見其無不知矣是專重在已無知識一邊也呂晚村云須從誨人說起方知首句原從末句生來又云此通主誨人說蓋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為言不是自責自勵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專重雖至愚不敢不盡意不重從已轉到人也又云有知即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遜謝以為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謂毫無所知

盡其理如此非上智○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周知之者不能也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朱子曰聖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爲淺近不足爲不是要人尊已蓋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爲東周乎只作平常閒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預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



也。即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為誨之意。是因朱子並重之說而更推進一層。而反以誨人不倦為主也。困勉錄云。朱子此條不是誨人不倦一句。止可作餘意。不可與無知識對說。是又主蒙引之說。專重已無知識而與晚村說全相反也。已上諸說似皆有理。然愚謂蒙引專以已無知識作主。謂夫子因人稱其無所不知而發。則上二句中誨人意無根。夫人必有知也。然後能推以立教。今在已方苦無所知。識如何忽說到誨人如此。詳盡恐上下未能說得融洽。困勉錄謂誨人不倦。止可作餘意。愚觀聖人每以學不厭誨不倦並說。況此章只謙言無知。未嘗說到所

以求知學而不厭上去。却便說到誨人。恐不可以此作餘意。然則朱子並重之說。固自勦兩悉稱。呂說雖稍過一分。然較之蒙引困勉錄似勝也。○按困勉錄云。執兩端與竭兩端。朱子雖云也。只一般。然朱子此句。只是解其字義。其實兩箇兩端不同。執兩端是以異同言。故註曰小大厚薄。竭兩端是以顛末言。故註曰始終本末。上下精粗。須辨愚謂竭兩端固是以顛末言。然有異同處。亦須為之剖明。如說仁智而仁智之異同。亦須為之辨明。蓋兼異同在內。而顛末之義始全也。

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委粉於問二反矣。雙峰饒氏曰。如答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為竭焉。若夫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慶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朱子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雲峰胡氏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也。附語錄問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

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濶。這箇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默說了。曰。然。○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可以其無所有而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或問曰。空空蓋指鄙夫而言。張子以為無知之意。文意隔絕。恐不然也。○黃氏曰。抄或問謂空空指鄙夫而言。此語合入集註。蓋集註未嘗明言空空指誰。○淺說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一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話頭太高。又使中人以下者。無下手處。皆於兩端有未竭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



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

章知其已矣。南軒張氏曰：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於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知其文章已矣。○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蹄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

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閒色。鄭曰：冕服，玄上纁下。

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

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

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朱子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雙峰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



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此蒙引雖少必作言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其年雖少於我我亦爲之起此正意也集註云或曰少當作坐此又後一說當看或曰二字○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不可以雖少對過之須以見之對過之說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

惚不可爲象新安陳氏曰象形也初未有的見時如此此顏淵深知夫子

之道無窮盡彌高無方體而歎之也程子曰仰

份按本註云顏子深知夫子之道胡氏云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何得云未有的見乎蓋高堅前後道體原是如此顏子是時已能窺見但其仰鑽瞻工夫尚未能得其要耳

份按語類云問顏淵喟然歎一段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著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愚玩此條語意蓋所謂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著者摠指四句而言輯釋改云高堅是說難學前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不知何故如此分配豈彌高彌堅尚是捉摸得著而在前在後獨不可云難學耶又按語類云所謂瞻之在前忽然而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據此則所謂中庸不可只是說瞻前忽後二句今改云高堅前後

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見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附語錄問橫渠說顏子發歎處曰高明不可窮是說仰之彌高博厚不可極是說鑽之彌堅中道不可識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至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方見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則是於聖人中道所爭不多才著力些便過才放慢些便不及直是不容著力○橫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著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



只是箇中庸不可能。愚謂高堅二句。雖亦是中庸不可能。事然畢竟在後。一句上說。中字似更親切。伊川過不及之說。朱子亦只在前後上推勘。橫渠亦以中道不可識解。前後二句。今改本乃連高堅說在內。恐不如原文之的當也。○前一條本是合說。今却分開。此一條本只說下二句。今却合說。其於朱子之意。何如也。○說約謂中庸不可能。是正解前後。非泛說最當。乃困勉錄。義其太拘。豈未見語類原文耶。

伊川謂瞻之在前。不及也。忽焉在後。過也。朱子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中庸不可能處。其講首節如此。至說末節處。伊川謂如有所立卓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禮底工夫。愈密。○覺軒蔡氏曰。博文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高妙。雙峰饒氏曰。高說彌高。而教人有序也。王蔡謝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却以見。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禮底工夫。愈密。○覺軒蔡氏曰。博文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循循有次序貌。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淺深。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彌堅妙說。在前在後。而教人有序也。王蔡謝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却以見。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禮底工夫。愈密。○覺軒蔡氏曰。博文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

爾聖人之中也。朱子謂顏子才是思勉便過。不思勉又不及。或疑此處仍以中字及過不及為說。與首節如何分別。愚謂欲從末由。雖亦有過不及。意正須從化。不可為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發論便與首節初下工夫自別。

份按語類云。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為知要。或以為約束。如何。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

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峰饒氏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由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通考勿齋程氏曰。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約禮。○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朱子曰。博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約禮。可以弗畔。



云云。而程子却作兩樣說。便是某有時曉他老先生說話。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博。同。愚謂此章與君子博學於文章。約字。皆是約束之意。而程子獨以此章為知要。故朱子辨之如此。必全載其說。方使學者知所折衷。

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分曉。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程子曰。此顏

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朱

曰。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

我以禮。又要收向身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

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覺軒

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

談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談乎物。而比之物。則尤

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

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

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雙峰饒氏曰。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

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

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說耳。附語錄。學者說

顏子喟然歎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

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眾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

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

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

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

明。是甚次第。○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

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

禮。○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

如此。是人欲不入。入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

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

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

間。間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却侃侃

與下大夫言。却言言。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模



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  
博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  
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  
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問所以博文約禮格物  
致知是教顏子就事物上理會克己復禮却是顏子  
有諸已曰格那物致吾之知也便是會諸已○問  
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  
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為這都是文那  
行處方是約禮也○存疑文有三一是文不在茲之  
文一是文以載道之文一是觀乎天文觀乎人文之  
文博文工夫此三者都要博然在茲之文天地人之  
文多於載道之文見之故博文工夫多在讀書上其  
用功之序則自近而遠自易而難今日格一物明日  
格一物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積少以至多積小  
以至大自身心性情之德以至天地鬼神之奧自洒  
掃應對之節以至宗廟會同之儀自日用常行之酬  
酢以至古今治亂之變化無不探幽發微鉤深致  
遠而表裏精粗無不到焉則博文之功庶乎盡矣

李穀侯曰問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若是要從還從何處下手曰也已向博約上精進去問從了後面却又如何曰到底只是博約使顏子不天至於晚年一定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聖人愈到極處博約工夫愈不能已矣

呂晚村曰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卓爾才得親切耳說做仍舊恍惚固落孤窟而強分兩樣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走錯路頭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辭非悔辭也又曰或謂首節即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恐與末節無分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

深欲罷不能而力之盡既竭吾才所見益親如有所立卓爾而又無所

用其力也欲從末由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

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

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實嘗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



子謂顏子至此與歎原先有未節而下此節但首節自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未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已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硬坐顏子先迷後悟者非也又曰或問首節即贊天子有顏子做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喻耶說箇道便指夫子說箇夫子之道無窮盡方體便有顏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在說夫子之道耳然則首節中顏子工夫自己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謂迷誤亦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能見道曰顏子若不曾見夫子如何自見得高堅前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

於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寓○雙峰饒氏曰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附語錄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問顏子是其見得如此所以欲罷不能曰只為夫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所以欲罷不能○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用到氣力盡處如入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當了○顏子為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了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箇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這箇卓爾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朱子文集答廖子晦書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二

兩事諸弟子皆從事於此不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隱其教待其迷誤而後授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誤而後從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次第淺深正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可聞曾子之真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善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却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故曰循循善誘要使顏子不死達却一開也不離博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顏子向來原不曾做錯工夫只是所見有疎密淺深耳又曰此章是顏子自敘

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存疑聖人之道既無一毫不見得透徹又行之無一毫不到則向之彌高不可及者庶可及彌堅不可入者庶可入前後不可為象者庶有定象矣故曰如有所立卓爾言這箇道理卓然立在我面前也曰如者猶未敢以為的然亦謙辭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看來卓爾就聖人身上說方是此是因顏子說未由也已恐人求之於窈冥昏默故言此以防之蓋聖人日用行事之間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不待思勉而從凡事物莫不有天然自有之中卓然亦在日用之間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顏子則事上認得出來夫子則件件做得到此說恐未是○蒙引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得如夫子之自然純熟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而又而神妙也○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



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  
例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  
在此中勸勉第二節是其下  
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  
証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  
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  
孟子難學顏子有準的正  
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  
象山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  
皆為此章書理不明耳○困  
勉錄曰翼註謂顏子一游聖  
門即承博約之誘矣豈前者  
嘗用仰鑽瞻之力而不得其  
要後用博約之力而乃能卓  
爾乎按翼註此疑甚疑得好  
看來顏子所謂仰鑽瞻者未  
始不是博約但未得博約之  
效故見其彌高彌堅耳夫子  
循循善誘者只是教其只管  
用力於此耳

言言大全 卷之九  
理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  
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  
夫能為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為之才則其  
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其所以著力不得也附語  
錄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歎  
見得他煞苦切處楊子云顏苦孔之卓恐也是如此  
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步不得便覺  
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著力只他自  
覺得要著力自無所容其力又曰茲苦也茲其所以  
為樂也○問程子曰到此地位至著力不得何謂也  
曰未到這處須是用力到此地位自要用力不得如孔  
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  
了自然恁地去○存疑既竭吾才是下學之功已盡  
到此時凡聖人所能行底都無不知不能了所  
爭者聖人之知行不待思勉而已有待於思勉雖有  
是爭差但聖人那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處都見得分  
分曉曉只是就欲學他那等樣却又不能此正是與  
聖人未達一間處問者所爭毫末未到聖人只差這

份按晚村謂顏子初時未嘗  
於博文約禮之外別做工夫  
只是其中有次第淺深所以  
初時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因  
勉錄亦謂顏子仰鑽瞻時未  
始不是博約但未得博約之  
效故見其彌高彌堅耳此二  
說皆是謂首節不是顏子錯  
做工夫所見最精續困勉錄  
則因語類所謂顏子初不肯  
便向下學中求及金仁山顏  
子便欲一蹴而到之說遂謂  
顏子始初亦未免有差與前  
二說不同未詳孰是愚謂聖  
門教人既不外博文約禮二  
端顏子初游聖門斷未有不  
即從事於此者即子貢以多  
學而識為聖人亦是從博文  
上用力未嘗錯用工夫也况  
顏子而可謂其始初未免有

些也然此處全着力不得正所謂化不可為也他那  
不思不勉處如何做得纔做著便涉思勉矣惟當今  
日勉之明日勉之勉不已久之成  
熟忽然入於不思之地不自覺矣  
楊氏曰自可欲  
之謂善竟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  
行所及矣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  
則久久純熟自  
然無迹之妙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如問夫子  
出博文約禮二事門人莫不知惟顏子有所進有所  
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  
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能弗畔而已  
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之○顏子到這  
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賢者若要著力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所  
以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  
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



差乎。然則終當以前二說為長也。愚又思顏子天資甚高，其初或求道過銳，博約工夫下得太猛，遂致徒勞無益。顏夫子循循善誘之力，方始按節次逐步做去。如是而謂之未肯即向小學中求謂之欲一蹴而到則可。如曰顏子始初於博約之外別有工夫，遂致錯走路頭則不可也。○蒙引謂首節慢說顏子用力，用力處都在欲罷不能上。此只言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蓋蒙引之意以為若在首節內說顏子用力，便說成顏子始初錯用工夫，故謂首節只見得夫子之道如此高妙，勿在顏子身上說。是如用力，此與語類所謂做來做去只管不到，做得緊便太過放慢。

又不及云云。所謂要如此學不得，要如此學不得云云，殊不相合。然其說亦未可一筆抹到。晚村所謂首節內亦有顏子工夫，但重在贊夫子之道上。是乃從蒙引看出，而却能圓其說也。○若謂顏子始初於博約之外別有工夫，錯走路頭，則反不如用蒙引首節慢說顏子用力之說為較勝矣。

份按語類云：只恁地着熟了，便忽然落在那裏。這謂工夫到熟後，自然至乎卓立之地也。輯釋刪去，便忽然落在

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潛室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趨於化，自思勉而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閒，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程子曰：此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

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

事而喟然歎。非如孔子因曾點而喟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

先難之故，後得之由。新安陳氏曰：先難指仰鑽瞻忽

善誘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

博約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

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

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

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

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問程

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急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朱子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恁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欲罷不能，便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眾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



窠窟句。則語氣未完。如何可住。  
份按卓爾自應指夫子之道。說困勉錄謂泛以道言。非是。蓋卓爾云者。即前此所謂高堅前後。而見之益親切。豈首節是指夫子之道。而此顧乃泛以道言乎。然夫子之道。即是古今公共之道。本非有二道也。只是此處要就夫子說耳。

份按朱子云。宅至理於隱微之際。說得幽深。却無甚意味。良然。  
呂晚村曰。或謂仰鑽瞻忽。空求諸心。顏子生平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葛岷瞻謂仰鑽瞻忽。是參提實功。博約是資。

助權法。初用參提不得。轉用資助引入。究竟資助用不得。仍用參提。欲罷不能。乃頂仰鑽瞻忽。非頂博約。王龍谿謂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欲從未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妨體。乃真實之見。非未達一間之謂。是則末由。仍即高堅前後之說。彼皆看得高堅前後。與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禪悟的傳。不但高堅前後。卓爾不是聖賢之道。即所謂博約竭才工夫。一齊認錯。如或問陸子靜亦講踐履。朱子曰。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明此義。則陽明龍谿諸人。一宗相承。其誤正在本領耳。○困勉錄曰。王龍谿講欲罷不能云。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

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不能。不是勉強如此。顏子用功精專。方見得此分曉。到這裏。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南軒張氏曰。仰之彌高。愈進愈難。攀也。鑽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為難也。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之集眾。義於見聞之間。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爾。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為。此顏子所以喟然而歎。歎反覆詳味。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則可得而研求矣。○潛室陳氏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

消雪釋。查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顏子亦不能受之。於聖人。今欲學顏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雙峰饒氏曰。不怠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不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新安陳氏曰。此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的於見之也。及夫子博以文約。以禮知行功深。方見聖道之卓然有立的。於見之。與初之仰鑽瞻忽。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能進而從其卓爾者。雖欲用力。又無所容力也。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安。由大而化。不特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矣。通考朱子曰。仰鑽瞻忽。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箇關。若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難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是著力不得處。博文約禮。是著力



筵不已。才就是性之作用。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忍此一刃。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土支撐。作為上湊泊。非竭才也。百方家問答。載龍谿此條。首云。欲罷不能。不作用工。夫說。愚按。良知家。凡遇工夫。必找轉作本體說。此是一箇套子。

得處也。○仁山金氏曰。以文公過關之喻。作三節看。蓋顏子始初。銳於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畧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有二級。窮之益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三層。鑽益見其堅。見聖道若。在吾前。勇猛趕上。則又在後面。我又過之。終難到。無。過不及。處此是用功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教且從博約工夫。循序以進。文欲其博。以至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顏子敬領於斯。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高堅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其日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容。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一。二關節。顏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比之聖人守之也。

所謂未達一間也。以顏子天資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工夫。本末可謂曲盡。此。程子所謂學者須學顏子有所依據也。○朱氏公遷。曰。此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克已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顏淵喟然之歎。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顏子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已與顏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顏子。則於學問之中。畧兼德行而言之。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閒如字

病閒少差楚懈反下同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

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

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

路深矣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

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眾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為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

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存疑子路只是見理未到本心未必欲行詐然理不當為而率意為之亦是詐也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

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惟有無字乎字故可訓無寧為寧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

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

曾子將死起而易箒音責曰吾得正而斃音弊焉斯已矣

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

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



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

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曾子

弟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曾子、二子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晡，華板反，華晝也。晡，明貌也。大夫之簣與平聲。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句，驚貌。然曰：呼！虛憊之聲。曰：華而晡，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軍紀力反，急也。不可以變。變動，幸而至於自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勉齋黃氏曰：久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予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汪氏曰：禮記易簣章一正字足以

翼註曰：子貢設兩端以問，意在沽善價亦說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於沽似急了。於玉似輕了。夫子以待字換他何等從容。何等自重。○份按：因勉錄曰：看來子貢口氣不，是單疑夫子之懷寶不仕。其意謂君子處世非隱則見，而夫子之迹既不象隱，又不象見，故其問如此。非獨意在求，亦意在韞也。夫子以沽字破。

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簣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正甚矣。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簣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乎？况夫子席不正，且坐割不正，且食，况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生死一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夫子者，反所以累夫子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



他韞字以待字破他求字兩  
意並重愚謂子貢之問意本  
在沽困勉錄此條終非正解  
姑存之以備一說○聖人明  
以待字抹殺求字君子未嘗  
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此  
中界限正聖賢所欲力辨者  
玩註中不當求之句何等斬  
截論者每云待價句語甚含  
蓄不當將求字摻擊此種議  
論其于朱子所謂以醞藉襲  
藏圓熟軟美為尚者乎

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  
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  
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  
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  
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  
尚以夫子出處為疑矣○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去聲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  
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  
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術音眩玉而求售音壽也  
雲峰胡氏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  
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  
子禽者在後歟○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  
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賈者  
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

也。可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  
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問此及浮海莫是戲言否

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  
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  
其道耳○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  
理否曰然○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  
歎同或人未之諭則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為  
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



困勉錄曰樂正句虛雅頌得所是樂正之實蓋分言之則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合言之則樂即是雅頌雅頌即是樂與於詩章是分言此章是合言註詩樂二字不可分配所謂雅頌即是樂者有雅頌之詞有雅頌之音有雅頌之器有雅頌之容有雅頌之地有雅頌之時但言雅頌則無所不包樂即是雅頌亦然以樂

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况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始云爾非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缺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

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宋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

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聖人

為音律雅頌為篇章而交互對說者非重在樂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者亦非重在雅頌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者亦非以樂正為正樂雅頌得所為刪詩截然作兩項對說者尤非蒙引主第四說謂詩樂平說存疑駁之極是又曰註殘缺失次總頂詩樂蒙引謂殘缺謂樂失次謂詩謬又曰鄭氏謂仲尼編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此句須活看非謂不說義也但詩必聲與義俱備非單說義也然聖人教人學詩亦有單說義者此又是言詩之別法又曰百方家問答云張侗初云正樂即正雅頌雅頌得所亦謂聲律差別如歌詞誦調者也份按程泰之謂自抑至爾無

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新安陳氏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附存疑鄭氏夾際曰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為其詞義之美哉直為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為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亦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繫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



一詩入樂蓋南雅頌為樂詩而諸國為徒詩蓋詩有入樂者有不入樂者南雅頌皆詩之入樂者也然二南為鄉樂為房中之樂不若宗廟朝廷所用為大故此獨舉雅頌言之至雅頌之別則鄭氏六經之論章氏考索皆謂此作詩之體也正如後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行是也其說最精而考索所載尤明其略曰風雅頌者直古人作詩之體何常有天子諸侯之辨即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非淺近易見其辭則典則醇雅故也然雅有大小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小者

反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漢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薦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後世不復聞詩按鄭氏之言有相發明者故錄之○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平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太師樂及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章一意其曰詩樂從順辭也○東陽許氏曰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為之更定使復其本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于渾厚大醇也至于大雅則渾厚大醇矣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勳德爾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渾渾無別遠聖人而後各得其所也今田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鄭來深又云雅頌得所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蓋其體既別則其音自別矣

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形旬 第七篇 默而識之章亦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為雖非聖人之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象人雖見他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入皆可勉焉○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雙峰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

論語大全 卷之九 子罕 完



孝弟而已矣。乃眾人亦未嘗  
個個傲慢。如何只是堯舜能  
孝弟。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  
稱堯允恭克讓。安安却跟於  
欽明文思中來。稱舜溫恭允  
塞。却根於文明中來。乃是盛  
德自然。便是堯舜的孝弟。今  
人事父兄亦多體面不失事  
公卿。謹密決不致得罪。然一  
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  
啻天壤。以此見孔門之學。平  
實中。最精微。○高中玄曰。他  
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沈酣  
頹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  
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  
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  
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  
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湯  
霍林曰。何有於我。正在日用  
細微處。百家檢點。此與庸德

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困  
勉錄曰。此章須知四者之為  
庸行。須知四者之未易盡。須  
知聖人之謙處。須知聖人謙  
而愈謙處。要說得周密無遺  
方是。又曰。聖人謙處。以能而  
自謂不能言。謙而愈謙。以四  
者皆庸行言。  
徐玄扈曰。此是就水言道。非  
以水喻道。○呂晚村曰。明明  
言道。却云不可擊破。此即一  
句合頭萬劫驢。擲也。明明就  
川言道。却云不可著川。此即  
莫將境示人也。此等說數盛  
行。書理添闊矣。正朱子所謂  
如猜啞謎。又不可說破。自有  
個黑腰子者。愚竊謂陽明之  
傳。至龍溪而發露殆盡。至李  
贄則又如猖矣。一點無忌憚  
心。傳阿佛罵祖。靡所不至。究

如其總功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  
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  
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為  
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然也。此五句所包甚闊。通考勿齋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然其可

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問逝訓往。集註

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峰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過而來不續。則其機息而非生道矣。

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

髮之閒。去聲。徒玩也。朱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慶源

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當

自強於體察。致力於謹獨。使之無一息之間斷。則庶幾乎不虧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

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強不息也。○存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

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流語道。欲人因此以悟道

之在我者。本不息。時時體察於日用事物之間。以遏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也。○此章當

與中庸上下察。夫子語點。孟子勿忘勿助。來參看。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

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



其學則一黑腰子之學也。又曰：艾千子云：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夫子喟然與點。孟子勿忘勿助參看。說水說天運說物生說心體皆道也。充其說皆可以立教。然莫如道字之渾全也。韓求仲云：如斯斯字即水也。聖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也。然時作必不肯及道字。按不肯及道字皆袁黃葛寅亮諸邪妄講章害之後遂奉為不刊之典。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譬如為山章禁學字。子使漆雕意禁此理之類。其說不過竊取禪家不犯正位及觸背十成之例。艾韓兩說足正其謬。但艾云說水與天運物生心體皆可立以教。莫如道字渾全。則猶鶻突在。韓云謂道體不息若

言言大全卷之九  
書夜未嘗已也。朱子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瀾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今悟有本之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日往月來等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既有這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若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可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所以指物以見道。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併舉三者而言。夫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大而造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勉齋黃氏曰：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新安陳氏曰：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不息者。程子雜見就此有形體之數端上發一。端耳。道無形體之可見。出來所謂與道為形體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新安陳氏曰：易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及其自強不息。集註之意本此。是乃勉而行之者。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朱子曰：大抵過去底不息。猶天運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

斯水則已成兩件。蓋聖人所指只說川流。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物生。則程子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身。上推看。不可與水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程子與道為體四字。反覆參究。而得其妙。則諸說之障盡破矣。又曰：先儒皆以靜時見天地之心。惟程子獨以動乃見天地之心。所以在復卦不在坤卦。天地之冬至子半。人心之幾善惡時。危微續絕全在乎此。川上一歎。正是夫子吃緊為人。非泛言道體如老莊之將來把弄也。又曰：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著眼在逝者。非不靈贖警悚。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暑之往來。水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不息者。程子雜見就此有形體之數端上發一。端耳。道無形體之可見。出來所謂與道為形體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新安陳氏曰：易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及其自強不息。集註之意本此。是乃勉而行之者。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朱子曰：大抵過去底不息。猶天運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



然止是佛老見處。正須從入心自舍與道體離處。托出川流自然之不舍。方見夫子之心。○因勉錄曰。據大全吳氏。逝者不指水。據淺說則逝者即指水。淺說不是。又曰。呂晚村云。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勉齋謂此兼體用言。蓋小德川流者。如斯不舍。大德敦化者。亦如斯不舍。一故神者。如斯不舍。兩故化者。亦如斯不舍。又曰。商文毅程大結。盈穹壤間皆道也。而川流特其一端耳。故子思子於中庸以爲魚之飛躍。明斯道之昭著。殆與此同一機也。然川流有以見道之無時不然。爲飛魚躍則以見道之無物不有。此又體道者所當知。按此極透觀此。則知以活潑潑地解。

川流者非以光陰迅速解川流者。尤非又曰。朱子大學註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亦即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份按原泉混。混節謂唯有本。故能不舍。重在有本上。此章却只重在不舍。份按纂疏解與道爲體而載。勉齋之說云。此言體質之體也。謂物之可見者皆爲道之體質也。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之也。勉齋所謂器與用者。指天運水流之屬。凡物之可見者也。道是體器。是用。道非有體質可見。惟有器之可見者爲之體質。方可因此見道。所謂與道爲體也。蓋器爲道之體質。用爲體之體質也。故曰。合道器兼體用。

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覺軒蔡氏曰。夫子川上之歎。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新安陳氏曰。進於此則安而行之矣。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有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人多於獨處間斷才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慶源輔氏曰。人心即天德所寓。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則純亦不已。非天德而何。聖人之心則全具得此天道者也。即是而推之。便是王道。人心天德王道只是一理。通考勿齋程氏曰。至誠無息。與天爲一是曰天德。又曰天德者聖人希天謹獨者賢。希聖又曰幽隱細微必謹。其獨是曰。

慎獨。語錄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道體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問如何是與道爲體。曰與那道爲形體。這體字却籠只是形體。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問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爲體。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伊川說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這箇體字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面方看見。如曆家說二十八宿爲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曲禮便是與仁爲體。○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否。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強。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間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只少有。不謹便斷了。○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道理。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

論語大注 卷之九 子罕 三



而言也。今因勉錄謂道體體字不是體用之體。勉齋謂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最明勉齋本指與道為體說。因勉錄誤認為指道體之本然說。蓋因大全於勉齋此條止載天子所云合道器兼體用二句。而刪去上文。遂有此悞耳。然其謂道體體字不是體用之體。此說却當。蓋道體體字指道之通體。道之大全而言。包體用在內。朱子謂此體字說得來較濶。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是也。愚因細玩體字之義。蓋道體之體一義也。與道為體之體一義也。體用之體又一義也。不可不細辨也。翼註曰。德兼人已。此只歎誠於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省之意。困勉錄曰。圈外另

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礙。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朱子文集答陳與叔書。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新安倪氏曰。楚辭能舍也。洪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非是。按辨證文公著於慶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簣矣。集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

是一說。不必從。然存疑遂謂史記因子見南子事而撰之。則太刻。

呂晚村曰。開口便著譬如二字。則為學之義已在題先。若謂如詩之比體。直從為山寫起。則本旨夾插不入矣。又曰。只一進字。有崛強意。有奮發意。有一往意。有漸積意。有不

好德矣。然民鮮能之。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

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於好德。則多虛偽不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

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去聲。○第二招搖市過

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朱子曰。招搖如翱翔。○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翟。芻自蔽公

與同車。翱翔過市。無恥孰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韻書。籠。字平聲者。註云。舉土器。則此合平聲。書曰。為山九仞。功



倦意若止作一字讀便抹殺許多妙義

份按此章以譬如二字發端晚村謂正意已在題先最當較之松栢驥力苗秀章自不同也說統曰不解的人與語如水沃石一味昏昧無醒發便是

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南軒張氏曰學以成德為貴也止者

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已而由乎人哉慶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者非有趨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而為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氏曰其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強者不成不止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為山而未嘗言為學然為學之義見於言外此外松栢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了困勉錄曰惰字即兼昏字又曰所謂不惰者當其聞教之始即有莫遏之勢及其力行之時始終一莫遏之象兼說方是只從新安陳氏說為是蒙引太拘大全朱子謂不惰唯於行上見得者蓋心解者不可見而唯力行可見非謂不惰只說力行也

惰解居隘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七到反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上聲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朱子曰語

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又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往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在若亡安得不惰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峰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厲羣弟子也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而心解惟健決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不懈也又以物得時雨比之此意自如時雨化之來孟子集註謂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惟顏子能化於時雨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而化以時雨發榮滋長所謂則苗勃然興之者也蒙引心解知也力行行



也。而不惰重在力。行上。但由於心解。

困勉錄曰。止字是怠弛之意。不是成就之意。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反。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

其方進而未已也。朱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裏處。蓋他一箇規模許大。若求到成就。

結裏處必大段可觀。○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情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閒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惰矣。通考朱氏公遷曰。顏淵之死。伯牛之疾。夫子皆有傷歎之辭。然於顏淵則歸之於天。

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蓋亦未如之何也。○存疑語之而不惰。正是見其進未見其止處。○蒙引既曰。進止二字說見上章。當不可以未見聖人之止之說為解孔子之意。謂回之學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入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惜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朱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

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也。○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擾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其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

翼註曰。此重學必期於成語。意要重歸到實上論。而兩不字。皆由入力未到。不兼天時。○吳省菴曰。兩有字。謂其出於常理之外。歎其不應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困勉錄曰。南軒張氏雖兼天時說。其實不重。須活看。又曰。南軒以有質而不學。解苗而不秀。新安以始學而不發達。解之。新安較勝。蒙引亦從新安。又曰。須知苗秀實。俱以正學言。若走了差路。而秀且實。愈不是矣。此又是上達下達之分。○呂晚村曰。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入以為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故看此章書。亦只要跌醒得有矣。夫三字之意。



說統曰此通是激勵後生語  
只作一人看說可畏所以欲  
動他說不足畏所以警揚他  
○吳省菴曰究後生之終便  
是四十五十之人原四十五  
十之始便是後生之人失其  
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界  
如何一息可怠惰得○困勉  
錄曰此亦為後生而發非以  
四十五十限定人也又曰王  
陽明云來對冷只就後生言  
將來必強如今日也不必添  
我字按陽明看今字似渾然  
註我字是從畏字生出其義  
自妙又曰註明說不以善聞  
是即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之  
意與是聞也之聞自不同不  
必作聞道看陽明之說非也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方來之年多日年富足以積學而有待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

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

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

此意大戴禮脩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

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問後生可畏是方

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朱子曰

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進學

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脩則未

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隕名銷則不足畏而尹氏曰

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為盡之矣

少去聲下同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

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南軒張氏曰有至於四

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

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

而至可不懼哉○雙峰饒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

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

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

便休附存疑有待只是足以積學言有日子等待你

也以不亡何待來看益明白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與之言能無

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說統曰理無可逃故必從情  
無可拂故必說此是進言善  
處然必改與繹而後實按其  
益全在聽言者自家理會與  
進言者無涉故曰吾末如之  
何不重吾說之窮重彼不可  
救正上○四書家訓曰與與



或借他人及古今事與類者  
或寓箴於頌。○困勉錄曰此  
章為聽言者發。不為進言者  
發。從與說權在言者。改與釋  
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未如何  
全是激發他改釋。語意與孟  
子梓匠輪輿章一樣。或謂有  
法語而不見從與與而不見  
說者。何謂從與說權在言者  
曰此是千百中之一。從與說  
乃其常也。又曰法與與指君  
友。不可單作臣諫講。又曰從  
與說當淺看。若是真從自能  
改。真說自能釋。又曰翼註云  
釋字固是心釋其微意。改字  
亦根心上悔悟而來。改字固  
改其前非。釋字既知其微意  
所在。則改圖亦不待言矣。不  
可因改釋二字。以法言作救  
過與言作陳善。按翼註甚是。

但又謂法言與言俱是規過  
恐偏又曰湛甘泉云說而不  
釋猶不說也。而其於不說從  
而不改。猶不從也。而其於不  
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即蔽錮  
日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  
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釋不  
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著手。  
按不說釋者反不足責。而說  
釋者足責。不說釋者反可望。  
而說釋者無望。陳新安湛甘  
泉之說一意而兩層兼用方  
完。

法語陸氏音魚者正言之也。與言者婉而道之也。釋

尋其緒也。新安陳氏曰如絲有端緒尋法言人所敬

憚。故必說音悅然不改則面從而已。與言無所乖忤。五故

也。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

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釋

則徒知古入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徒知古入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楊氏曰法言若

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與言若其論好去聲貨好

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新安

陳氏曰謂全不從不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平聲其能改

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新安

陳氏曰既曉諭則有能改釋之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幾矣。而止如此此等深可責。朱子曰吳謂吳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重處在

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

曰吾未如之何也已。○南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

告之與言委曲而開導之也。自非肆於惡而無忌憚

者其聞之能無面從與說意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

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

有於已哉。○慶源輔氏曰從法語說與言秉彝之性

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釋

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脩

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

亦莫如之何也已。



說統曰。此以上句形下句。須於可奪處勿說容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出。○翼註曰。可與不可全在入已二字。不奪不限定死生之際。凡利害皆是。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平聲出而逸其半。新安陳氏曰。弟子各記所聞。有詳有略。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

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

南軒張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眾。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勉齋黃氏曰。其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慶源輔氏曰。以三軍之勇而衛一人。宜若

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非在外也。○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為志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喻。○雙峰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入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新安陳氏曰。志公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為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搖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舅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臬想里反著展呂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

說統曰。衣敝不恥。是極形容子路胸次高明之詞。非必實有是事也。恥從心上發出。見他真心。不為富貴所動。口頭超脫。俱用不著。○四書家訓曰。不恥言他一點真心。脫然



於世味者如此非強排遣於外云爾

言言大全

卷之九

三

賤者

勿軒熊氏曰縕泉著出記玉藻云縕為繭縕為舊絮疏好者為綿惡者為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泉著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如今麻

亦作著通作褚作緒以綿裝衣之謂縕玉藻縕為繭縕為袍禪為網帛為褶陳澧註曰縕新綿也縕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

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網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東陽許氏曰禮記縕為袍註縕謂縕及舊絮縕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為之泉著泉牡麻也以泉槌細以當綿貧者之服著字或作緒以綿裝衣也此謂

以細麻裝衣也此縕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泉著在袍中也

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

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厚齋馮氏曰與美衣服者並立而此

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附蒙引大抵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箇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若有恥惡衣惡食之意則識趣卑下無望其能有進矣然此亦進道之資耳若專挾此為能則志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矣

集註於衣敝縕袍一節云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須看可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減便是此意

不伎不求何用不減

伎害也求貪也減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

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

朱子曰李閔祖云伎是疾入之有求是恥

已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彊必伎弱必求日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是慕他慶源輔

則不減非也

精神全在用上用之則減足

也用字只作虛字說者多云

按何用不減猶云何往不減

道故何足以減只發明得何

一曰引詩不是贊歎他乃是

者恥之溺而為希冀李衷

說統曰不伎不求根上恥字

來伎者恥之激而為忌嫉求



呂晚村曰。義理學問無窮。纔有自足之意。便不復進。此何足以減正解。非謂不伐求者。非要忘其不伐不求之心。而後謂之進境。亦非謂終身誦之。即是伐求根苗未盡處。必并去之。而後滅也。

氏曰。伎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附蒙引。始言何用不滅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滅者。以其不復求進也。於道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滅。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求進於道矣。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底意思。朱子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後別無長進矣。○問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可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伎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污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克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然。○新安陳氏曰。子路能如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故夫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之一抑之也。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伐不求之反。○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



呂晚村曰。為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若在松柏意中。着一點悲憤怨尤。便是木樁蒲柳心腸。決非松柏矣。松柏自不求知世上。不知松柏。設多少大事。然於松柏無加損也。松柏本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為松柏。說得極淡。極平。處松柏地位。益真益高。○份按朱子取謝氏周於德之說。當主勉人為松柏意。即

事之善者。遠自以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伎求。自足於此。而道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粗疎。未入聖賢閫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

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南軒張氏曰。力量

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彊於為善。或畏

范註所謂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守可見。亦只是說歲寒而松柏之身分乃顯。未嘗為松柏也。然則警人當早知松柏意。乃偏旁議論。非正旨也。

威而覲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彊於為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彊之心。則惟利之趨。覲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辟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揜。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彫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雖有堅脆之不一。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葉無不彫。而是時松柏獨不彫。則知後於眾木之彫也。○新安陳氏曰。松柏在春夏。無異眾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眾木而彫。零。以比君子在平時。無異眾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眾人而特立。後彫。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謝氏曰。士窮君子其意深矣。此章如詩六義之比。



份按饒氏謂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而以士窮見節義二句分貼乃纂疏趙氏說其言非是蓋所謂利害者正於事變上見之何云兩件但利害有大有小小則利害係於身家士窮乃見節義是也則利害關於邦國世亂識忠臣是也困勉錄曰註明足以燭理解知者一字以心體言不惑以外感言餘做此又曰題面只是成德者心無私累言外則見學之序四書家訓曰三平

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

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雙峰饒氏曰松柏至

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彫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此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

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或問范謝得之謝說舊

本有欲學者必周於德一句最能發明此章之意後本削之不識其何意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語錄真見得理足以勝私故

不憂程子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朱子曰仁者天

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

說俱以成德言序在言外得之矣

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附語錄或問仁

者不憂但不憂似亦未是仁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日間純是天理自無所

憂如何不是仁○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所謂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憂之

有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

道理分曉而反懼怯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

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屬厲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

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乎道義明之附語錄

或問勇者不懼舉程子曰明理可以治懼之說曰明理固是能勇然便接那不懼未得蓋此學之序也朱子

爭一節在所以聖人曰勇者不懼此誠而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未



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慶源輔氏曰。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為先知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為

李穀侯曰。共學只是質地好。或意向好。姑且與之共學。見非道不同而不相謀之人。只淺淺說。至適道便學。有定見不惑於他歧。此便是志於道。所謂知之者。立便學。有定守。卓然有以自立。此便是據於德。所謂好之者。到權時。便神明變化。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便是依於仁。所謂樂之者。一節畢竟宜主三平說。○呂晚

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為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蒙引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智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智者等俱為進學者之人。○存疑。人心有欲則有求。有求則有得失。有得失則有憂患。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也。患失之仁者。理足以勝私。則無求無求則無得失。無得失則無憂患。故曰仁者不憂。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直追。也。所以稱如物而知。



村曰。畢竟共學是如何。只是起脚處。路頭要端正。江西頓悟永嘉事功。眉山權術。未嘗不援據六經。依傍孔孟君子。必辭而闕之。以學非其學。故不可與共也。今人於是非邪正。略不求辨。安得志氣之起。識見之真。既無志氣識見。而隨入附和。輒相與講道論文。標榜聲氣。其為學已非矣。安可與共。安望其適道立權乎。

份按朱子謂義包經權。又謂義似秤。權是用那義底。如將這秤去稱量。是以秤衡為義。字可在經上說。亦可在權上說。潛室陳氏以經為秤。衡權為秤錘。是悞認經字為義字。而義字止可在經上說矣。

**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程子曰。權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朱子曰。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經是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之。成甚世界。○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下皆然。○慶源輔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斤鈞皆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新安陳氏曰。權字之得名。以此此

困勉錄曰。不為外物所搖奪。不為異論所遷改。俱是可以立。朱子以讓國言。則以夷齊季札為能權。蒙引以扣馬言。則以夷齊為能立。蒙引似勝讓國亦是其立處。

困勉錄曰。程子謂聖人。不以權衡而知輕重。聖人則是權衡。朱子亦謂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則與權是大賢地位。然朱子

推原器物以論理也。附存疑。心慕吾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者。可與共學矣。然或未能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不變。故未可與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但守其常而已。至於事變之來。常道行不得處。或不能權其輕重之宜。出於常法之外。以通其變。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於可與權。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矣。○蒙引如伯夷叔齊。可與立者。武王周公。可與權者。節節皆曰。可與者。此亦為君子會友輔仁而言。○楊氏曰。知為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

論語大全 卷之九 子罕 昌



又謂須是聖人方可與權。看來二意當兼用。蓋到從心所欲地位。則聖人即是權。在大賢則以權衡而知輕重。皆是可以與權。蓋程朱所說權字內。又自有二項。

言言大全卷之九

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適為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雲峯胡氏曰。程子是專就權上說義。朱子只分經與權說義。洪氏曰。易九卦終

於巽以行權。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潛室陳氏曰。舉易一語見

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理最微。未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新安陳氏

曰。九卦謂履謙復恆損益困井巽是也。詳見易繫辭

下。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

欲行。鮮不仆矣。雲峯胡氏曰。洪氏之說。上文有

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

權鮮有不差者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

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

字。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

仲。以為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

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

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為權。公羊唱

之。何休和之。何休註。公羊傳。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

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

者。權量輕重使之合。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

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



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當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說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

份按語類能處置得變事下云：「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此二句甚精。」輯釋何故刪去？困勉錄曰：「高郵鄭云：自漢以來，皆云常則守經，變則行權。不知經者，權之衡，衡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相為用，而不得以相離。若以常變分經權，是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伊川謂權是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所不及。夫權以稱經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若曰經有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衡有不及，而以錘濟之乎？朱子謂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

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眾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其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漢儒「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蔓衍且看。集義中諸說，莫不連下文。唯范氏、蘇氏不如此說。程子說：「漢儒之誤，固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箇「經」雖謂之「反經」可也。然雖是「反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道一也。○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貫乎經與。



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  
夫權固自是權却不離經  
固自是經然非權莫能行也  
彼權變權術之說乃無衡之  
鍾耳何以云權也漢儒謂反  
經合道夫經是何物道是何  
謂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  
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  
以合道是背其屋子而可以  
得分兩也。有是理乎。彼權變  
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鍾耳何  
以云權也。按高說本齊室陳  
氏若移解執中無權之權則  
通彼權字可以衡字對說此  
權字不可以衡字對說此權  
字即兼衡字在內。故程子以  
二字總說註中經字不作衡  
字看。義字及反經合道之道  
字則作衡字看。夫程子以經  
字包權字。朱子以經權分解

皆是在處變上說權字。高說  
以經權合解則二字俱兼常  
變矣。高所謂經字即程朱所  
謂義字。而程朱所謂經字高  
却混在權字內。程朱之意蓋  
以立為守經權為達變。其義  
其精若如高說不知立是守  
個何物若仍說守經不幾為  
子莫之執中乎。須知可與立  
與子莫之執中自別。子莫是  
無權之衡可與立是已定之  
權執中無權之權說得濶。包  
得程朱所謂經權此權字只  
是就變說所以必欲如此分  
別者。蓋執中無權之權難與  
立字對說也。又曰問執中無  
權之權何以包得經權曰。方  
用經時也。須擇善豈不是權  
此是學者事若處變之權則  
是聖人大賢事執中無權之

權。○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是權。只  
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  
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  
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  
不誅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太  
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漢儒言反經是權。恐無忘  
憚者得借權以自便。因有此論。○伊川將經做箇大  
底物事。經包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  
未可與權。須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  
如伊川說便廢了權字。始得權只是經之變。這便是  
反經。今須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川之說。方得。○權  
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  
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熱病者當用涼藥。冷病者當  
用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發他熱  
病者有冷病却用冷藥。發他冷病者。此皆是不可常  
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  
若用得是便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  
合用。茲權也。茲所以為經也。○勉齋黃氏曰。常者一

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  
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  
無辨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  
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  
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  
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  
始正。○問權經二字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經猶秤  
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即秤錘。隨物低昂以求合  
於銖兩斤鈞。○陳氏曰。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  
非理明義精。即差却。到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  
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  
也。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  
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  
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  
也。嫂溺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用  
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以常行。如太宗殺建成。  
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  
合守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人



權都兼得如親則當親民則當仁物則當愛此是學者之權如親有時不可盡親民有時不可盡仁物有時不可盡愛此是大賢聖人之權。宜公論李楚琳疏曰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與此章權字義最合。份按朱子謂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用程子經便是權之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二者亦有深淺蓋嫂溺援之以手之權乃可與權之權皆就處變說故曰重曰深若執中無權之權只就處常泛說故曰稍輕曰淺其曰可用程子經便是權之說者蓋尋常事體皆有自然之中其事皆須用權此權字只是合乎經事之宜所以可用經便是權解之也今

孤寡託為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遜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慘禍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雲峯胡氏曰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則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圓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汎以稱物之權言之義兼小大而處入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宜皆在其中矣若孟子言執中無權又言權然後知輕重則各因一事而言之只是於常道之中用權以適其宜而已此則直謂之義可也餘如君子時中時措之宜皆與權字異名而同義。附語錄或問伊川云權即是經漢儒云反經合道其說如何曰伊川所說權是說這處合恁地做便是正理須是曉得他意漢儒語亦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橫說一向不合

困勉錄謂執中無權之權包得經權說得濶與朱子之說不同然亦似有理蓋朱子之意謂執中無權只就處常說乃是已定之權經便是權似在此章可與立一邊上說也困勉錄之意謂執中無權兼常變說常時擇其已定之權是學者事變時用其無定之權乃聖人大賢事則包得此章可與立可與權之義也要其謂執中無權之權與此章權字稍有別則一也如以出處言之或偏主用世或偏主潔身皆執一者也其浮沉於或出或處之間者乃子莫之執中也君子世治則出世亂則處是則所謂中之所貴者權也此權字只是合乎經事之宜蓋已定之權也至於孔

道理胡做了。○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箇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入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問子莫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又似泛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深淺也。○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舉。○朱子文集宋深之問子莫執中無權曰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唐棣郁李也** 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別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

論語大全卷之七子罕 是



子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世亂而愈欲出雖佛辟公山之召皆有欲往之意而自謂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此則處變之權非有一定所謂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非聖人不能也朱子謂執中無權之權稍輕是只在君子有定之權一邊上說也困勉錄謂執中無權說得濶則兼君子有定之權與聖人非有一定之權而言之也○又按續困勉錄曰立須與字莫之執中有別立內亦自有權蓋權字有淺深子莫所無之權權之淺者也未可與權之權權之深者也此似更得朱子之意困勉錄曰第二節不是駁詩蓋詩以入言自不妨言遠若以理言則不得更言遠只是

無作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偏晉書作翻或問偏之為翻朱子曰非獨晉史棣矣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與花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為翻則遠字亦叶於圓反○汪氏曰韻書移下註云其華反向後合詩云翻其反而據此讀如字亦可尤與遠叶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

教讀詩者不以文害辭耳又曰或云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入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入言說本陳新安而虛齋因之朱註並無此解也又或引禮記優乎如見愾乎如聞謂能思則鬼神可通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只是感通未至竟將離騷與唐棣並譏此輕翻先儒成說不可從又曰仇滄柱極取蒙引思理之說而曰聖人議論實發揮道理初非有虛懸恍惚之見此章恐後學不能極用其思偶觸於唐棣而發之是論思非論詩也又曰問不思者不猶愈於思邪者乎曰思必先論淺深而後論邪正思之深者雖邪可救思之淺者雖正不可救又曰夫子只要入於當然

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以為易則忽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以為難則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慶源輔氏曰是理之在人以為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在人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疑畏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著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含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談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入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



所以然之理錯綜參互探頤  
索隱熟思深思近思慎思不  
要泥詩人之詞耳何嘗謂詩  
人不是

言言大全卷之九

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附蒙引詩言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以入言也夫子只借詩之言而反其  
意其實不曾指說出朱子註云蓋前篇仁遠乎哉之  
意人固有思而不能必至者難言何遠之有故知其  
以理言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以謂人之志以爲未之思也



